

魂斷秦淮

邵玉清 著

江 苏 人 民 出 版 社

魂
断
秦
淮

(上)

邵玉清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魂断秦淮/邵玉清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9

I. 魂... II 邵... III. 历史故事—中国—当代
IV.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6659 号

书 名	魂断秦淮
编 著 者	邵玉清
责任编辑	魏诗煌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排 版	海宁图文电子有限公司
印 刷 者	南京电力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24.75 插页 2
印 数	1—10000 册
字 数	45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983-9/G. 987
定 价	38.8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言

往事并非遥远

往事如烟，往事并非遥远。此乃登高历史、俯瞰人类长河的浪漫之言。其实，细细揣摩，不无道理。仙逝的古人，哪怕不光彩夺目，只要你用心感觉，他们就会跨越时空隧道，渐渐地向你靠近，近得像电视镜头里的特写，近得可以触摸、拥抱和亲吻。三百多年前，秦淮河畔的柳如是、李香君、寇白门、陈圆圆、马湘兰、董小宛、卞玉京、顾眉这八个女子，就是值得我们去触摸、去拥抱和亲吻的古人。我曾多次地勾画着她们在我脑海里的肖像，追踪她们的足迹，搜寻他们的故事。因此，长篇小说连同大型古装电视连续剧《魂断秦淮》的问世，也就顺理成章了！

往事并非遥远，往事又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古人们多姿多彩的人生画卷。有惊世骇俗、可悲可叹，有魂魄精华、糟粕污泥。正如对现代人不能求全责备的宽容一样，对古人自然不能存有是金定要足赤的偏激和狭隘。颇为遗憾的是，多年来，正因为那些当权者和正人君子，少了宽容，多了狭隘，才使得秦淮河上这八个女子动人的故事，连同她们曾为历史作过的有益之处，不能登大雅之堂，载入正史。令她们像幽灵，至今一直在山村乡野游荡。呜呼！因为她们均有过一段被迫坠入风尘的罪孽！然后，对他们奋不顾身，冲出

苦海，追求纯真爱情、向往美好生活的人生另一侧，则视而不见。甚至连同她们的爱国保家之心，与贪官污吏抗争之举，也被看成是对历史的玷污，对忠孝节义和正人君子的嘲弄。这不能不使人感到苦涩。

由此我联想到，反封建远远未完成它的历史使命。一些被人们所痛绝的封建糟粕，被现代的正人君子们视为传统美德，奉为圣典，罩上了美丽的光环，化成慷慨激昂的文字和语言，成了重新套在一些现代女性身上的枷锁。

本书是以秦淮八艳的身世遭际来描写明清之际民族大融合时汉满之间、官民之间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由于民族矛盾的激烈碰撞，而在中国历史上尤显突出。以八艳为主线来写，可以更加以“情”感人，所以，读者们看时，千万不能拿它当历史，尤其是正史来看待，它只是借助于八艳来展现当时的历史画卷。为了把某些冲突写得更激烈、更震撼人心，所以“编造”是难免的。八艳们的身世实际只是一个“符号”，你可以把马湘兰替换成张湘兰、王湘兰都可以，只是因为“马”湘兰是史有其名，我才借用了她们而已。

故而，书中有诸多“编”出的历史，这是作者文艺创作的需要，想来每位读者都能体谅。

邵玉清

二〇〇一年六月

第一章



秦淮河惊变

魂
断
秦
淮

明末，崇祯朝，南京秦淮河畔上。圆圆的月亮高挂天上，河边垂柳在清风的吹拂下，东飘西荡，大成殿前的广场上，很多民工游民席地而坐，以极大的兴趣听柳敬亭老先生在击鼓说书。

柳敬亭，人称柳麻子，他今天讲的是元人大举入侵中原、南宋小朝廷树倒猢猻散，一心保留南宋汉人江山的文天祥在零丁洋被俘，喊出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言……

因为柳麻子说书精彩，演技逼真，所以总是激起听众的阵阵叹息，阵阵掌声……

除了柳麻子在表演外，在夫子庙广场的另一边，临时搭就的木板台子上，戏班子正在唱一出大戏。一名花旦，扭动着颀长的身段，以甜润的嗓门软软地、悠悠地唱道：



秦淮姬，美若仙，
穿绫罗，食美味。
茉莉香风透竹帘，
轻歌曼舞摇檀扇。
画舫箫鼓醉星月，
缓鬓软香伴妖媚……



秦
淮
河
惊
变

台下，观众们不时拍手，喝彩声此起彼伏。

夫子庙这里流淌的秦淮河实际上是内秦淮，又称十里秦淮，历来都是六朝金粉之地，十代温柔醉乡。这里的灯红酒绿酝酿了许多文人美女的美丽故事。

三国时的青溪小姑被迫嫁给秣陵府蒋子文的悲剧；东晋时王献之与桃叶、桃枝姐妹在乌衣巷的交往；隋朝晋王杨广眼看着大将韩擒虎腰斩陈叔宝宠妾张丽华于青溪四象桥下；盛唐诗仙李白醉酒秦淮捞月；南唐李后主与宫女的相爱，更是开创了中国妇女裹足的历史……

难怪晚唐诗人杜牧要在一曲《泊秦淮》里呐喊出千古名诗：“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唱后庭花。”对醉生梦死中的秦淮现象大加鞭笞。

每日，柳麻子和其他戏子们在这里赚取了多少人的掌声和眼泪……

第二天，艳阳高照，在南京的街头，突然有十几匹快马，走小巷穿大街，风尘仆仆，疾驰而来。在凤阳总督、留



都皇宫内侍总管大臣马士英的大院门前，骑马人跃下马来，粗暴地推开了守门的兵丁，如入无人之境地直闯后院。

马士英，五十二三岁年纪，长得肥头大耳。听得院中响起杂沓的脚步声，他腆着大肚皮，一摇一摆地走出客厅。见是一群不速之客闯进院中，刚要发火，突然身子一颤，双腿一软，丢了魂似地跪在地上说道：“哎呀我的国舅爷，您老人家来到南京，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不知道您老人家大驾光临，有失远迎，罪过！罪过！”

被马士英称为“老人家”的国舅爷，才不过三十八九岁，名叫田弘遇，是受当今崇祯皇上宠爱的田妃的弟弟。他圆圆的脸上有一双圆圆的眼睛，小酒窝在脸上时隐时现。看了看跪在地上直发抖的马士英，他皮笑肉不笑地说：“起来吧，马大人！”

“谢国舅爷！”马士英起身，殷勤地将田国舅拥进客厅，请他坐到中央的一张太师椅上，忙不迭地喊道，“来人哪！给国舅爷上茶！”

田国舅一摆手，道：“不急不急。马大人，我这个人，最恨别人不给我面子，真的，我最恨这个。牛翰林，是不是呀？”

被称为“牛翰林”的是一个尖嘴猴腮的老头，名为“翰林”，实际是田国舅这次南下的随行谋士，帮闲文人。听了主子的问话，也连连点头。

马士英也连连点着头道：“就是就是。”



可是，田弘遇突然语调一转，脸色一变，冷冷地道：“马大人，你在这秦淮河边，日夜享着清福，还想不想为皇上分忧呀？”



马士英一怔，连连道：“想，怎么不想？”

“那你觉得，你分了忧了吗？”

马士英不语，不知该说什么。说“没有”，不服气；说“分了”，又怕田国舅数落出几件怠慢国舅爷的事，叫自己有口难辩。

田弘遇阴着脸又问：“马大人，你知道我田国舅这次为什么来南京？”

马士英正想知道，但又不便问，只好睁着一双疑问的眼睛，望着这位国舅爷。

“我告诉你，在你的这个南京城里，窝藏了一个朝廷钦犯！”

“哦？”

田国舅摆摆手道：“公务紧急，刻不容缓！马大人，你立即传我命令，全城戒严！”

马士英身子又是一颤，万分惊讶地道：“全城戒严？国舅爷，到底出了什么事？”

田国舅道：“有人密报，二十年前，那个图谋害死先皇的嫔妃宁氏，从浙江湖州流窜到松江盛泽，现在又流窜到了你的南京。”

“二十年前？”马士英松了一口气，道，“前朝旧案，物是人非，只怕是……以讹传讹吧！”



田弘遇冷笑道：“马大人，你放心，我不会追究你的失察之罪，等案子破了，人抓了，功劳是咱们两个人的。”

马士英起身一躬到地，道：“马某敢不尽力，那个王宁氏，算年纪也该有个四十多岁，不知大人有何线索，有何特征？”

“线索没有，特征不详。不过……”

“不过什么？”

“她的额头中间有一颗红痣。”

“这就好办了。杨龙友！”

一个四十不到，纨绔子弟模样的男子从门外进来，答道：“在！”

马士英道：“传我的命令，全城戒严，捉拿一名四十多岁，额头上有红痣的女人。”

“是。”

这时候，夫子庙的广场上，昨日那甜润嗓音的花旦，仍在悠悠地唱着：

美眷如花堪入画，
流年似水有谁怜。
眼看着，
这秦淮河水日夜东流去，
明月不老，
老的是婵娟……



台下，人群中有人在跟着台上悲泣，有人在高声喝彩。

突然，上百名官府兵丁、衙役捕快，如临大敌似地蜂涌而来，将整个广场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秩序大乱，台上的花旦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顿时停止了演唱。

田国舅和他的贴身谋士牛翰林以及马士英在一群兵丁的簇拥开道下，推开人群，直奔舞台。

田国舅指着还愣在台上的花旦，喊道：“抓住她，嫖妃宁氏！烧成了灰我也认识！”

几名兵丁跳上台子，抓鸡似地擒住了那名花旦。花旦喊叫道：“我不是嫖妃！我不是宁氏！”

幕后，一名与宁氏同台演出扮演丫环的小花旦，慌忙地扯掉了头饰，脱掉了戏装，一头钻进了混乱的人群。她名叫倩儿，十七八岁，是宁氏的贴身弟子。

倩儿一路拼命地奔跑。她撞上了一个行人，撞倒了一个茶摊，却全然不顾，踏上了文德桥，仍旧狂奔不息。而身后，十几名官府兵丁手执刀剑，正紧追不舍。

甩脱了追兵之后，倩儿冲进一座破旧的院落，一脚踢开上了门栓的板门，大声喊道：“宁姐姐，宁姐姐——”

房内窗前，一位约摸二十岁的姑娘，端庄秀丽，于此刻正坐在案头潜心作画（她就是全书的主人公柳如是）。见有人破门而入，她惊奇地问：“倩儿，是你？！”

倩儿喘着粗气，断断续续地道：“快……快逃，官兵抓……抓你来了……”





宁姐一阵惊慌，手中的笔掉落在地上，愣站着，挪不开双脚。

“他们把你妈妈抓走了，宁姐姐，快逃，快逃啊！要不，就来不及了。”倩儿一边说，一边将宁姐从房内拖出来。

倩儿拖着宁姐正要往院外走，街上响起了兵丁们的脚步声和吆喝声。

“跟我来！”宁姐镇定了下来，“躲到河边墙沿下去。”

两人打开临河窗户，越过窗棂，下到了水中，藏到了支撑墙基本桩的空隙中。宁姐脱下外衣，包住一块石头，并将石头抛向水面，一声水响，水面溅起了波浪。

兵丁们冲进屋里，四处搜寻，见不到人影。他们发现了打开的后窗，冲到窗口，看到了水面上泛起的涟漪和飘浮在水面上的衣服。

兵丁首领喊道：“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就是淹死在河里，也要将她捞上来。走，到河边去！”

兵丁们乱轰轰地出了房，走出了这座破旧的院子。

等他们离开之后，宁姐和倩儿又爬上了窗户，翻身进了房内。

听了倩儿的叙述后，宁姐伤心地哭了起来。

倩儿一边劝，一边说：“你妈妈是皇妃？她从来没跟你说过？”

“说过，但她叫我一定要守口如瓶。”

倩儿又问：“那她为什么要逃出皇宫？又是在哪儿生下了你？”

宁姐哭泣着摇摇头……

而这时，在马士英的衙门里，宁氏已被捆绑着带进客堂。她脸上的戏妆没有卸掉，所以看上去还很年轻、貌美。



客堂上，坐着田国舅、牛翰林和马士英。

宁氏仍在大喊：“我不是嫔妃，我不是宁氏，你们抓错了人……”

“抓错了人?!”田国舅“呼啦”一声站起来，“来人，给我端几盆凉水来。”

家丁们很快便端来了几盆凉水。

田国舅道：“浇!往她的脸上浇，让她显出原形!”

一盆又一盆的凉水朝宁氏的脸上泼去，粉落脂去，宁母的脸上露出了深深的皱纹，苍白憔悴的面孔，显出了她四十多岁中年妇女的真实面目。额上的红痣更显突出。

田国舅恶狠狠地对宁氏说道：“……贱货，十足的贱货!要是让你们这些臭娘们的阴谋得逞，老子还有今天?二十年了，你以为烟消云散、万事大吉了不是?哼，不将你抓捕归案，不仅先皇在天之灵不得安宁，老子的姐姐田妃一块心病也除不了!”

宁氏辩解道：“民女没有谋害皇上，民女是无辜的!”

马士英也狐假虎威地问：“那你为什么逃出皇宫?为什么乔装改扮，隐姓埋名，到处逃窜?”

宁氏目光愤怒，似两团烈焰在熊熊地燃烧，她气得用手指着田国舅，说道：“都是他那个姐姐给逼的、给害的!”



我进宫三年，田妃无时无刻不把我当成眼中钉、肉中刺！她心狠，她嫉妒，凡是宫中漂亮的女人，她都想赶尽杀绝才后快……”

“大胆！”田国舅暴跳如雷，“你这个贱货，事到如今，不仅不低头认罪，还竟敢诬陷我姐姐！简直是罪上加罪，吃了豹子胆了不是？真便宜了你，让你多活了二十年！”

那名抓捕倩儿和宁姐的兵丁头目匆匆进了客堂，报道：“国舅爷，马大人，那个丫头跑了！”

“跑了？！”马士英慌了。

宁氏道：“为什么要抓我的女儿？这不关她的事！”

“斩草必须除根！”田国舅转过身来，对马士英吼叫道，“将全城搜个底朝天，也要抓住这个丫头！”

宁氏道：“如果她只是我的孩子，我也不敢指望你们手下留情，可是，她，她不一样。她，她是……”

田弘遇冒冒失失地问：“是什么？莫非还是先皇骨肉？”

宁氏冷笑道：“我看你还是不问的好。”

田弘遇心中一沉，求援地看着马士英，马士英已经转过身去，似乎什么都没有听见。

马士英果然老奸巨滑。二十年前天启朝四年，当时的皇上是崇祯皇帝的哥哥朱由校。当时田妃和宁氏嫔妃同时服侍先皇。由于众宫女不甘长期蒙羞受辱，酿成了一起谋害皇上未遂的事件。田妃借机打击宁氏嫔妃，迫得她带着身孕逃亡南下。三年后，朱由校亡故，因膝下无子，便由

其弟朱由检继位，是为崇祯帝，田妃得宠，国舅田弘遇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但他是一个草包，马士英并不看得起他。



但人家正在走鸿运，马士英也不愿得罪他，只好装糊涂。

这时，宁氏仍在高叫：“听着，你们不能碰我的女儿，不然你们会惹大祸，会诛九族……”

宁氏被押下大牢了。田弘遇问：“你敢不敢去抓她女儿？马大人，被吓住了吗？”

马士英道：“国舅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有什么敢不敢的？”

“那就——”

马士英对兵丁一挥手，“去捉拿宁氏的女儿！”

秦
淮
河
惊
变

秦淮河畔，河房。月色透过窗棂，洒进房内，宁姐正紧张地收拾着常用的衣物。

倩儿在旁催促道：“快点！这全城上下都在抓你，万一被官兵发现，想跑也跑不掉了！”

宁姐收拾好行装，留恋地回望了一下住处，转身毅然地和倩儿匆匆走出房门，来到院子。

忽然，宁姐又停住了脚步，返身进房，重新点亮油灯，又用油灯的火苗燃着了床帷。

倩儿跟着进房，一见叫道：“宁姐——”

“烧了！烧了这破房子！”



“要是你妈妈被放回来……”

宁姐摇了摇头，两颗晶莹的泪珠夺眶而出。她将油灯里的油泼向床帷，顿时烈火蔓延开来……，而昨日唱戏的台子上，如今已曝着了宁姐母亲——嫔妃宁氏的遗体。

站在秦淮河堤上，宁姐和倩儿依偎着坐在一棵大树下。宁姐望着戏台，哭泣着说：“……妈，女儿要为您收尸、安葬……妈妈，女儿不能让您曝尸街头，死无葬身之地呀……”

倩儿一个劲地安慰道：“别哭了，宁姐姐，听妹妹的话，你千万不能去为你妈妈收尸。这事，还得让妹妹来做。唉，买一口棺木，少说也要二十两银子，这银子从哪里来呢？”

宁姐站起来，毅然道：“我要卖身葬母！”

“不！”倩儿阻拦道，“在戏班里我是你妈妈的徒弟。你妈妈经常对我说，穷死、饿死，也不能进窑子，做婊子！”

“倩儿，宁姐我顾不得这些了！”宁姐说着，拔腿就走。

倩儿追上问：“你去哪？”

可宁姐还是头也不回地往前走去。

后面，出现了几个兵丁，看见正在追逐着的倩儿和宁姐，大声吆喝着：“站住！站住！”

倩儿追上了宁姐：“快，快跑！官兵来了！”

倩儿拉着宁姐盲无目的地狂奔起来。

兵丁们还是发现了倩儿和宁姐的行踪可疑，朝着她